

## 八、军人精神

孙武子说：「道者，令民与上同意，可与之死，可与之生，而不畏危也。」又说：「将者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也。」

拿破仑说：「战争胜利，四分之三依于精神要素，而依于物质之情况决定者，不过其四分之一。」

克劳塞维慈氏说：「精神力为军事最重要因素之一，战争全部因素无不受精神力所贯注，而为其操纵。」

哥尔兹将军说：「歼灭敌人之战鬪员，其价值较消灭敌之勇气为小，失败主义者若充斥于敌之全军中，则胜利即在吾人之眼前矣。」

福煦元帅说：「我欲为胜者，必须保持战胜敌军之精神力，指挥官必须有此精神贯注于自己之部队，故指挥会战者，乃粉碎敌之精神力，以至于最高度之谓也。」又说：「必胜之意志乃胜利之第一条件，兵卒应以此为第一要义，同时指挥官亦必须以较高之决心，贯注于每一个兵卒之精神中。」

普通的军专家尚且如此重视精神力，何况国父是革命的军事家，中国现代革命的领导者。当民国十年取道广西北伐，师次桂林时，为振作全军的战鬪意志，强化全军的精神力量，于翌年一月集合当时所统率的滇、粤、赣各军将校给予剴切详明地演讲：「军人精神教育」，这一部演讲词，为国父的宝贵遗教，在世界兵学上具有不朽的价值，另成一新体系，虽名军人精神教育，实包括一般的哲学思想与伦理思想，不特可作为革命军人的基本教科书，且可作为一般国民身心修养的座右铭。

### 一、精神重於物质

蒋百里先生说：「在军事教育上本来有两种方法：一种叫做「外打进」，一种叫做「里向外」。「外打进」的方法，就是从外表仪态的整齐严肃，行动必须规规矩矩（孔子教颜渊非礼勿动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为求仁之目的），以浸润之，使心志和同，养成纪律，至于「里向外」的方法，这是拿破仑所发明的，教育方法是启发其爱国心，自尊

心，使人人乐于为国牺牲，但外表则不甚讲求，故帽子不妨歪戴，军礼不必整齐，然而实际作战，便能得到非常的成绩。当法国在大革命时，人民不管自己对于枪会不会开放，但是一听到「祖国危险了」的口号，成千成万的人便自动的拿起枪杆上前线与敌人作战。法国有一张图画，是纪念革命时代人民爱国的心理，其图为一家族，有绝美的太太，有极可爱的小孩，同男人正在一桌吃饭，忽然门口飞进一张纸条，纸上写了「祖国危险了」几个字，于是男人就放下饭碗夺门而出，踊跃赴战场应敌。那时法国四面都是敌人，而且敌人的军队都经过长期的训练，论武器亦较法国民军优良得多。但是法国民军作战的精神，个个勇敢非凡，所以在拿破仑未出世之前，法国一个国家，已经可以抵抗全欧洲的敌人。」（注）考国父研究拿翁兵术，最有心得，他的倡导军人精神教育，也许受到「里向外」的教育方法的影响。原来精神与物质是不可分的，是互相影响的，两者比较，精神是活的，是可变的，物质（武器装备）是死的，是不可变的。换言之，精神力量是无穷的，不是用数字所得而计算，物质力量是有限的，却可以用数字正确的计算出来。而且创造物质是人的精神，使用操纵物质也是人的精神，故在战争上精神是比物质为重要，也就是说明精神教育比物质教育为重要。固然一国军队的精神力与物质力两皆优越为至善，但美国以物质条件最优越的国家，艾森豪威尔元帅尚且强调：「士气是胜利的一个超越因素。」至于物质缺乏的国家，其军队更应注重精神，以补物质的不足，自不待说。国父致力国民革命，他一面统率劣势装备的军队，以与优势装备的敌人搏鬪，另一面又看到将来对外抗战，因为我国产业的落后，势必以劣势装备的军队，与优势装备的敌人作战，乃特别注重于军人精神教育的倡导，确是看穿战争决胜的机微。至于我们过去在大陆的失败，乃先由于精神的崩坏，失败主义的弥漫，这是人人所共知共见的，更足证明国父理论的正确。国父这部遗教，洋洋万余言，分为五课：第一课精神教育：第一节精神教育之要旨说：「欲身任非常之事业，则必受非常之教育乃可，此非常之教育为何？即军人之革命精神教育是也。……然革命精神，何自来耶？是在精神教育，诸君之所以为军人，非为有军人资格乎？非为曾受军人教育乎？否则执途人而目之曰。「军人！军人！」如何其可！今兹所述之精神教育，即欲诸君灌输此精神于脑中，须臾弗离，虽至造次颠沛之间，守而勿失，夫然后可以为军人，可以言革命，可以卜成功，否则反是。」第二节精神之定义说：「人为万物之灵……凡非物质者，即为精神。……从前科学未发达时代，往往以精神与物质为绝对分离，而不知二者本合为一。在中国学者，亦恒言有体有用。何谓体？即物质。

何谓用？即精神。譬如人之一身，五官百骸皆为体，属于物质。其能言语动作者，即为用，由人之精神为之。二者相辅，不可分离，若猝然丧失精神，官骸虽具，不能言语，不能动作，用既失，而体亦即成死物矣。」更在第三节精神与物质力量之比较上，以武昌起义为例，证明精神力为战胜之本说：

精神与物质相辅为用，既如前述，故全无物质亦不能表现精神，但专恃物质则不可也。今人心理往往偏重物质方面，若言北伐，非曰枪枝务求一律，则曰子弹必须补充，此外种种武器，亦宜精良完备，一若不如是，则不能作战者。自余观之，武器为物质，能使用此武器者，全恃人之精神，两相比较，精神能力为居其九，物质能力仅得其一。何以知其然也？试以武昌起义为例：当日满清之武器，与革命党人之武器，以物质能力论，何啻千与一之比较。革命党人独不虑以卵敌石，乃敢毅然为之者，因其时汉口革命机关业已破露，党人名册亦被搜获，士兵之入党者，均为查悉，悉数调往四川，仅有炮兵，工兵两营，留驻武汉，其中同志尚多，有熊秉坤者，新军中一排长耳，见事机已迫，正在大索党人，以为若我不先发制人，终必为人所制，死耳，置于死地而发生，不如速发难。因将此意，告诸同志，金以无子弹对，后熊秉坤向共友之已退伍者，借得两盒子弹，分授同志，革命之武器所恃者，仅有此数。枪声一起，炮兵营首先响应，瑞澂、张彪相继逃窜，武昌遂入革命党人之手。彼满清方面军队非不多也，枪弹非不备也，当革命风声传播之时，瑞澂且商诸某国领事，谓若湖北有事，请其拨兵舰相助。布置如此周密，兵力如此雄厚，乃被革命党人以两盒子弹打破之。诸君试思，两盒子弹，至多不过五十颗，即使一一命中，杀敌不过五十人，能打破武昌乎？余以为打破武昌者，革命党人之精神为之。兵法云：「先声夺人」所谓先声，即精神也。准是以观，物质之力量小，精神之力量大，可以武昌一役决之。此第就本国而言，已有此先例。试再言外国：前此意大利人，有加利波利地者，为一有名之革命家，彼亦非有如何武器能力，当其渡海攻城也，以一千人与三万敌人，相持四五日，卒由他路抄袭入城。此在战略上战术上无论如何，均不能取胜，而事实之相悬殊若此，将谓以少胜众乎？乃精神胜物质耳！又如日俄战争，俄国出兵多于日本数倍，未战之先，咸以为日本之于俄国，不啻驱羊豕以犒虎吻，必无幸也。何以战争结果，卒至俄败而日胜？此无他，俄之败，败于无精神，日之胜，胜在有精神而已。诸君不观夫牛与童子乎？牛之力量大于童子，人皆知之，而童子能以一绳引牛，东则东，西则西，牛乃不能夺其一角一蹄，

以与童子抗，而甘心俯首，惟命是听者，是何耶？童子有精神，牛无精神，故童子之力量虽不如牛，而能以精神制驭之，此犹显而易见之例也。依上述各例，则知此次北伐，亦惟恃有精神，即能制胜。可勿问敌人子弹多少，我之子弹多少，但问我之精神如何。若无精神，子弹虽多，适以资敌，一旦临战，委而弃之，非为敌人运输战利品乎？故两国交战，能扑灭敌国之战鬪力者，即在扑灭敌人之精神，而使失其战鬪能力。兵法有言：「攻心为上，攻城次之。」攻心者，务先打破敌人之精神，取得城池，犹其后也。去年粤军回粤，既下惠州，桂军闻风破胆，先自逃窜，我乃兵不血刃，长歌而入广州城矣。此足见物质不可恃。所谓「固国不以山谿之险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」者，其道何在？精神为之也。

虽然精神重于物质，而在长期战争中，对于物质实有同时改善的必要。因为物质不足，每易影响到精神的沮丧。所以我们于强调精神之外，还要力求物质的改善，不待说，这是维持精神，振作精神的最实际的方法。最近英国二十五位科学工作者合着「战争与科学」一书，曾有下面的阐明，可供参考，该书说：「一般说来，有两个条件是和士气振作有关的：一个是士兵的物质条件，如食物，营房和军器供给必须好，否则溺职的事是难免的。第二是士兵自己必须明白他是为什么而战，同时要他相信战争的方向是对的。前一个条件是基本的，短时期缺乏粮食休息或弹药，虽可用心理上的因素来对消，但不能维持长久，饥饿疲乏的兵，绝不是以饱待饥的兵的对手，在这点上说来，士气的问题变成了给养和组织的问题了。现在民气也和士气一样重要，而食粮对于两者都是基本的东西。」

## 二、军人的精神力

第四节军人之精神说：「现时之中国，前途险象，较前尤甚。南北分立之局，扰攘数年，未能统一。北方内部，且复各树私帜，加张作霖、曹锟、吴佩孚等割据地盘，拥兵自卫，政治之坏，过于满清，人民转徙流离，如在水深火热之中，待援孔亟。援之之法维何？须用革命之手段，用革命之手段，则须负革务之责任。革命之责任者，救国救民之责任也。……诸君固皆曾受军事教育者，当知军人之职志，在防御外患，在保卫国家，今先问中华民国是否为完全独立之国家，不受外国之钳制？以余观之，固犹未完全独立也。国会虽选出本总统，而内乱尚未戡定，各省之在北方势力范围者，尚居多数。北方已丧失对外之资格，

而正式政府，又未经各国承认，当此危亡绝续之交，非先平内乱，而以革命救国不可，以革命救国，非有革命精神不可。无革命精神，则为法属之安南，终受势力屈服。有革命精神，则为英属之爱尔兰终得崛起自治。此外再征诸印度及高丽，益知革命精神之必要，印国久受英国压迫，近亦引起反动，其革命思想与前不同。」跟着又画龙点睛地指出军人精神的要素有三：——一曰智，一曰仁，一曰勇及决心。即「欲使之发扬光大，非有决心不能实现。但所谓决心者，须多数人决心，合群策群力而为之，非少数人所能集事。」方能铲除反革命势力，改造中国为「新世界」。不待说，这是全书的骨髓。兹将第二课讲「智」，第三课讲「仁」，第四课讲「勇」，第五课讲「决心」的内容，摘要列表如下：

智										
定义	来源			军人之智						
有聪明，有见识，又须合乎道义，並随时进步	由于天生	由于力学	由于经验	别是非		明利害		识时务	知己彼	
	与「生而知之」略同	与「学而知之」略同	与「因而知之」略同	军人须卫民，利於民则为是，不利於民则为非	军人须卫国，利於国则为是，不利於过则为非	利害与是非相因而至	是则为利，利可为	非则为害，害不可为	时势成熟可为，否则不可为	势力之顺逆，與难易之比较

仁				
定义	種類			军人之仁
博爱、公爱、己饥己溺	救世之仁	救人之仁	救国之仁	实行三民主义，救国救民
	舍身救世	乐善好施	为国牺牲	
	宗教家之仁	慈善家之仁	爱国志士之仁	

勇						
定义	种类				军人之勇	
不怕，军人之勇一有主义，有目的，有知识	大勇	小勇			长技能	明生死
	真正之勇	獠狃之勇	血气之勇	无知之勇	应娴熟游勇战术的技能	能鼓起勇气
	成仁取义	一忿忘身	暴虎馮河	螳臂当车	命中，隐伏，耐劳，走路，吃粗	不畏死，为国效死

决心	
不成功即成仁	
成功	成仁
造出庄严华丽国家共享幸福	共殉吾党光辉主义成为志士
皆为惊天动地之革命事业	

我们从以上的表解，已可明了智、仁、勇及决心的主要内容，现可进而研究智、仁、勇及决心的渊源问题。关于国父所说的智、仁、勇，有人说渊源于兵圣孙子，始计篇说：「将者，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也。」也有人说渊源于哲人孔子，中庸载：「智、仁、勇三者，天下之达德也。」孙子兵法为军事哲学的书，中庸为政治哲学的书，如果说它纯粹地渊源于孙子，却缺了「信」「严」两项，说它直接地渊源于孔子，却又用在军事上。其实国父对这两部名著都很有研究的，故不如说他是摄取两家的学说而立论。此外国父又参照新兵学加上「决心」一项，而建立他军人精神教育理论的新体系，且其内容又是全新的，不同于孙孔及其他兵书上的解释，这是他的独创——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来独创的。

智、仁、勇是中国的军人魂，亦即中国军人的武德，它以仁为中心，故可使智勇不致陷入歧途。所以缺乏仁之武德的军人，决不是健全的军人，果如他拥兵的话，必变为军阀，战争的话，不是为争权夺利，便是为侵略征服。这都是国父所极端反对的。所以我们中国军人的武德，不是日本的武士道（军人精神）所可比拟，因为日本的武士道偏重于勇智，丢了最重要的仁，过去日本军阀只得走上侵略老路。拿破仑亦谈智勇不谈仁。他说：「为大将应具之种种理想的才能，极难具备于一人。」

实际上为大将最需要者，同时最能扬名者，即智勇双全。若有勇而寡智，则往往不慎，而生意外。若有智而少勇，则意想之事，往往不能作。」所以他在欧洲极其量亦只尽其蹂躏的能事而已。举世奉为兵学大师的克劳塞维慈氏，他对于智勇分析得最为详明，读者可看他的名著战争论。至于我移译的「克劳塞维慈战争论纲要」一书，其中有一段说：「军事上的天才，即凭于智力、感情、勇气及其他各种心力的合一，以从事军事活动的卓越军事指导者。世人惯将单纯而勇敢的军人称为军事上的天才，这是不对的，殊不知智力比勇气尤为重要。虽是下级指挥官，苟欲成为一个优秀的指挥官亦必须具有优秀的智力，其阶级愈高，则所需要的智力亦愈大。」但他却不谈「仁」，并且强调「战争为无限界的暴力行为」，徒造成德国军人好战成性和暴虐无道，这不能不说是克氏战争理论的一大缺陷。至于萧米尼、威利逊、杜黑、福煦、鲁登道夫等的著作亦犯有同样的缺陷。于此，可见国父兵学思想的不同凡响，及我国兵学的特色。本来仁的战争观念，在我国古代有一种说法——「不杀人」，叫做仁，其实这仅是片面的，它的出发点，应为拨乱反正，济弱扶倾。又如司马法的仁本篇说：「是故杀人安人，杀之可也。攻其国，爱其民，攻之可也，以战止战可也。」国父所谓仁，应为如此，所以他仁的战争观念，决不仅仅是那片面「不杀人」之仁，也不是春秋时代宋襄公之仁——「不重伤，不擒二毛」，因为这是妇人之仁，是小仁，非大仁之仁，更非国父之所谓仁——救国救世之仁，实行三民主义之仁，站在完成三民主义的革命立场上，纵是澈底歼灭敌人亦非不仁，这是我们应该澈底认识的。

总之国父所讲的智仁勇，是三位一体的，缺一不可，尤以仁为中心，殿之以决心，以为实行发扬智仁勇的原动力，益见完整而有力。就是说军人如果缺乏决心，则智仁勇，也是徒然。但决心生于信仰三民主义，为实现三民主义而牺牲我们自己，就是个人的「成仁」。革命军人能够个个决心「成仁」，则革命事业必「成功」。所以「成仁」与「成功」是一件事情。再就个人而说，决心成仁者，往往未成仁而先成功，决心成功者，往往未成功而先成仁，成功固伟大，成仁更伟大。远如唐之张巡、宋之文天祥、明之史可法，近如此次抗战中之姚子青，张自忠，戴安澜等，戡乱中之张灵甫、黄伯韬、刘戡等，这种轰轰烈烈的「成仁」，简直成为中华民族的军神，千秋万岁后，犹令人闻风兴起。

固然，智仁勇及决心为每一个将校所必备，就是每一个士兵也要具备，不过在程度上各有差别而已。至于程度的高低固与先天有关，尤系乎后天的学习与修养，所以我们革命军人决不可自暴自弃，应不断地努力学习与修养，提高自己的智力、仁力、勇力，及锻炼自己的决心。这样就是士兵亦可成为将校。今日反共抗俄战争所课于我们军人的精神力实在太大了，倘若我们个个都具有高度的精神力，则失败主义自可逃形，必胜信念自可增强，反攻大陆，光复大陆，端在乎此。

（注）见蒋百里先生：「兵学革命与纪律进化」演讲词。